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3月20日 (第187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智库：如何强化美中经济关系？

若要为美中互利的经济关系建立持久的基础，那么既要让两国经济同时受益，也要拥护以市场为导向的价值观，并且重申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结构的重要性。

美学者：特朗普本可以为美国制定更现实的外交路线

特朗普对国际事务的看法表明，他或多或少地以现实主义视角来对待外交政策。但不幸的是，他并未制定更现实的外交路线，反而让美国的全球形象受损。

中美关系

美互联网监控公司：中国官方社交媒体未干预美国政治

美国“记录未来”（Recorded Future）互联网实时监控公司 3 月 6 日发布报告称，中国不同于俄罗斯，没有利用社交媒体来干预美国政治。

报告称，自 2016 年大选以来，美国投入了无数资源，来研究俄罗斯的影响力行动对选举结果造成的影响，因此出现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其他国家组织的影响力行动的形式和运作方式也一定相似。但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行动并非都相同。

“记录未来”通过研究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2 月中国官方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行动，得出结论：中国政府使用的方法不同于俄罗斯，原因是两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目标不同。中国官方社交媒体更多是为了“提升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形象”，而俄方的意图是在美公众中“挑拨离间”。在去年中期选举过程中，这些中国官方影响力账号没有试图开展大规模的活动来影响美国选民。

总之，俄罗斯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行动具有破坏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官方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这与两国的战略目标一致。

美学者：相较于中国，美国将在海湾地区占据上风

《国会山报》网站 3 月 12 日登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迈克尔·格林沃尔德（Michael B. Greenwald）的文章称，虽然目前中国在海湾地区颇受欢迎，但从长期来看美国仍占上风。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石油产量激增导致华盛顿的进口需求下降，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采购国。同时，北京已成为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阿曼、伊拉克、伊朗、埃及和黎巴嫩的最大贸易伙伴。由于“一带一路”和“2030 愿景”之间的协同作用，现在这些国家似乎想与沙特和中国靠拢，取代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地位。

然而，尽管卡舒吉遇害一事带来负面影响、华盛顿的种种外交举措令人不安，但沙特与西方经济交往的深度和对西方的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未来海湾仍主要面向西方而非东方。目前沙特仍极为偏好美国资本市场，其主权债务中的 54% 仍以美元计价。今年年初沙特发行了 75 亿美元的债券，其中美国买家在 10 年期和 31 年期债券买家中的占比分别为 40% 和 45%。如此强劲的经济需求使利雅得确信其西方伙伴关系力量巨大。

虽然沙特阿美石油与中国炼油厂的交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属于扩大下游石化和炼油业务的更广泛战略，而非中国特定的投资战略。即使沙特仍然像今天一样依赖石油，北京也将发现很难以与华盛顿相同的方式来“取悦”沙特。华盛顿已经与沙特结盟，反对伊朗的扩张主义，但北京是德黑兰在经济上最重要的“救星”。此外，卡塔尔和沙特之间的争端也将考验中国企业应对具有政治敏感性问题的能力。而中国最大的银行都是国家直接所有，难以将商业决策与该地区的政治决策割裂开来。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迅速赶上美国

美国《连线》(Wired) 月刊网站 3 月 13 日载文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正迅速赶上美国。文章摘要如下：

2017 年，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工智能战略，旨在到 2020 年在关键技术上能够与美国相媲美。美国和中国的最新研

究数据显示，中国正在这一轨道上前进。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一项新分析显示，中国在顶级人工智能出版物中所占的份额正迅速接近美国。按这一趋势，到2020年，中国所占的份额将与美国一样。此外，到2020年，中国在排名前10%的人工智能研究论文中所占的份额将与美国相当。

新美国安全中心专家格雷格·艾伦（Greg Allen）最近发表报告称，中国国防部正在对新的人工智能研究进行大力投资，例如，在北京设立两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新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指数”（AI Index）数据也显示了中国政府是如何扩大其在本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已有的核心作用的。

2007年至2017年，有政府背景的人工智能研究论文增长了400%，增幅远超过来自企业实验室的论文。而在美国，像Alphabet这样的公司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来自企业的人工智能出版物在整个人工智能出版物中所占的份额比中国高七倍。

特朗普为何无法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政客》杂志网站载文称，特朗普将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作为其政府的主要目标，但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再创历史新高。文章称，有许多因素推动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上升，而且并非所有因素都是负面的。

第一，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国经济在2018年增长了2.9%，更多的增长意味着美国人对商品的需求增加。此外，2017年的减税措施也进一步增加了支出。

第二，储蓄率低。美国消费者的储蓄远远低于中国等国的消费者。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高级研究员克莉丝汀·麦克丹尼尔（Christine McDaniel）表示，如果美国消费者的储蓄增

加、开支减少，那么贸易逆差可能会下降。

第三，美元走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这意味着大多数国际交易以美元结算，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推高了美元的价值。强势美元使美国商品对他国买家来说相对更贵，同时使美国进口成本相对降低。

第四，中国减少购买。在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这减少了对美国商品的需求。此外，北京对特朗普加征关税采取了报复性措施。这两个因素导致去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从2017年的近1300亿美元下降至1203亿美元。

第五，贸易战的影响。一些批评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人认为，利用关税威胁来推动谈判，也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逆差。进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德·格温（Ed Gerwin）表示，由于关税可能随时提高，美国企业的进口量正在飙升。

美智库：如何强化美中经济关系？

若要为美中互利的经济关系建立持久的基础，那么既要让两国经济同时受益，也要拥护以市场为导向的价值观，并且重申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结构的重要性。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近期载文称，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美国和中国未能找到解决分歧的方法，那么主张美国与中国“脱钩”关系的声浪会增强，两国也将随之付出所有可能的代价。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和中国经济关系复杂，美国既获得了收益也付出了代价。虽然许多美国生产商和消费者从这一关系中得到数十亿美元的收益，但制造业就业受到严重影响，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技

术转让的行为引发担忧。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加剧了这些担忧。此外，随着中国开始聚焦于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并且取代美国，中国的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以及普遍提供补贴已成为美国更加关注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模式也暴露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局限性。中国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加上该组织面临的其他挑战，削弱了美国对该组织的信心。然而，尽管世贸组织不能解决中国引起的所有问题，它仍然处于核心地位——唯一一套可以反映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全球贸易规则，并提供了约束中国经济行为的平台。

为了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应采取包括双边、多边、单边行动在内的全面战略，并与盟国合作。双边谈判应为取得进展发挥关键作用。这方面的挑战在于如何就实质性议程达成一致，也在于如何制定能够让中国遵守规定的机制。仅仅重申中国已做出的承诺是不够的。美国和中国应继续努力，抓紧签订全面的双边投资协定。

在世贸组织，美国应充分揭露中国哪些经济行为偏离其原先所做的承诺，并且尽可能多地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应对中国不遵守承诺的行为。此外，中美两国应承诺以双边协议为出发点，推动世贸组织在改革争端解决机制、技术转让、国有企业、数字贸易等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取得快速、全面的进展。

美国不应独自完成这些计划，需要与盟国密切合作，制定新的贸易规则，并推动中国在经贸方面进行改革。如果要强化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和数字贸易等一系列对美国有重要意义的新贸易规则，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是最快的方式。CPTPP 的增员将损害中国的利益，推动中国进行改革。如果美国难以重新加入 CPTPP，则应采取积极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政策，以达到类似的目的。

最后，美国还应探讨并准备采取一些单边行动，以更好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对于中国寻求获得美国科技的行为，有针对性地利用外国投资审查程序和出口管制具有重要意义。美国还应考虑更多地使用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贸易救济关税。

如果当前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再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造成双边贸易和投资的损失，最终两败俱伤。美国和中国面临历史性机遇，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的繁荣发展。

美国外交

美国传统的敌友划分不适用于北极地区

美国防务网站“战争困境”（War On The Rocks）近期载文称，在北极地区，美国与其盟友在关键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但与战略对手则可能利益一致，盟友和对手之间模糊的界限要求美国调整其北极防御政策。

加拿大是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关键合作伙伴。然而，双方在该地区的一些领域也存在争议，譬如两国围绕西北航线存在分歧。相反，虽然美国近年来的战略文件将俄罗斯描绘为竞争对手，但在北极地区，俄罗斯是一个需要与之讨论琐事的邻居。美国与俄罗斯在该地区就安全和管理进行协调可能意味着，沿海地区和海上航运更加安全，面临挑战的风险降低，共同利益增加。当然，莫斯科正在建设和升级其北极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这些新的基地和设施并非所有都用于搜救，美国需要保持警惕。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也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但中国可能支持美国在北极航线践行“航行自由”。中国提倡将北极视为全人

类共同所有，并认为该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具有全球性影响。中国目标是最终“维护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美国的愿景与中国相似，这与加拿大和俄罗斯的希望相反。

航行自由只是一个例子，说明美国在北极采取“一刀切”的策略可能会损害自身利益，如果美国没有认真考虑在北极行动的后果，那么在这个大国竞争可能以独特方式进行的地区，美国有可能激怒朋友，帮助对手，伤害自己。

美专家：需要拯救美国外交

《纽约时报》网站 3 月 8 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威廉·伯恩斯 (William J. Burns) 的文章称，外交在美国的地位正在下降，美国应采取措施拯救外交。文章摘要如下：

“9·11”事件让美国进一步把军队作为第一手段工具，外交的地位下降。国务院层层叠叠的官僚主义妨碍了美国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此外，特朗普总统正在进行单方面的外交裁军，美国努力塑造和维护的国际秩序正在摇摇欲坠。

不过，现在改变还为时不晚，尽管美国不再是冷战后全球唯一的主导力量，但仍扮演着关键角色。为了拯救外交力量，美国至少需要采取三项措施。

首先，必须重新掌握外交的基本原则。如今外交官在他国首都近乎垄断的存在以及影响力都在减弱，但良好的外交工具的核心作用与早期的情况并无根本差别。外交官对历史的细致把握、对外语和谈判技巧的掌握依旧不可或缺。

其次，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能力。美国需精简国务院的机构，增加其灵活性；应大力投资 21 世纪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成果，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应对全球性挑战。

最后，政府必须与公民就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外交效用建立新的共识。决策者必须表明，外交和国际影响力的目的不仅是支持国际秩序，也在于促进国内发展，明智的外交政策不仅源于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体系，而且反过来也会对其有利。

美国不仅要从特朗普对外交的破坏中汲取经验，更要从过去25年美国常常忽略外交重要性中吸取教训。如果美国对外交这一最大资产保持沉默，那么有可能会失去它。

美国会正努力与行政部门争夺外交决策权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3月12日载文称，有迹象表明，美国立法机构试图对总统负责的议题进行干涉，但同时仍未履行宪法规定的责任。

众议院在1月通过了“北约支持法案”，禁止行政部门以任何方式利用任何资金让美国退出北约，这是自信错位的一种表现。该立法似乎很不成熟，特朗普甚至没有采取任何可能削弱美国参与北约事务的实质性行动。这种限制的合宪性也是非常可疑，因为宪法规定总统是外交事务的“管家”。历史上，总统在解释、执行甚至终止美国条约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且在军队部署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国会施加干涉具有真正的变革性，而且其性质是负面的，这清楚表明国会试图夺取总统合法的宪法权力，寻求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微观管理。

北约问题并非国会正努力从行政部门手中夺取外交政策决定权的唯一例子。两院中一些人正采取措施，阻止特朗普有关退出《中导条约》(INF)的决定。但问题不是总统的政策是否明智，而在于宪法是否赋予了行政部门或国会做出这些决定的权力。

此外，虽然立法者开始在上述问题上限制特朗普的行动，但

未有效阻止他要在叙利亚至少保留 200 名美军士兵的决定。国会行为的两极性令人震惊，在涉及是否让美国卷入武装冲突时，国会继续回避其长期责任。最近两院投票要求美国从也门战争抽身表明国会朝着行使战争权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种努力是否是好的开始。

美学者：特朗普本可以为美国制定更现实的外交路线

特朗普对国际事务的看法表明，他或多或少地以现实主义视角来对待外交政策。但不幸的是，他并未制定更现实的外交路线，反而让美国的全球形象受损。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近期登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文章称，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悲剧是，他本可以为美国制定更为现实的外交路线，但现实是他让美国的全球形象急剧下滑。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对国际事务的看法表明，他或多或少地以现实主义视角来对待外交政策。尽管他在这一领域没什么经验或知识，但他似乎明白：国际政治具有固有的竞争性；外交不是慈善事业；所有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成本超过收益的海外冒险是愚蠢的。

因此，在胜选后，特朗普本可以为美国制定更现实的路线。如果他组建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并坚持自己的想法，那么他可能会提升美国的全球地位。但不幸的是，特朗普的虚荣、固执、看人眼光不佳以及其他性格缺陷导致国内外对他一再失望。

在欧洲，特朗普称欧洲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防御并停止依赖美国的保护，这是对的。特朗普本可以提议逐步减少美国的承诺，且继续与欧洲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在未减轻美国负担的情况下削弱了与主要盟友的关系。他一再轻视欧洲领导人，青睐欧洲最具破坏性的政治力量；他增加了美国的防务预算来安抚东欧国家，从而增加了北约欧洲成员国“搭便车”的可能。

在亚洲，特朗普明白中国是美国的主要长期竞争对手。但最近几周，特朗普急于与北京就贸易战达成协议，削弱了其谈判团队的力量，减小了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有意义进展的可能性。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错过了取得有限进展的机会，而且还给了美国的亚洲伙伴质疑他的判断力和能力的理由。

在中东，特朗普的政策和现实主义政策相去甚远。特朗普让自己受到当地政权的束缚，重复了美国中东政策长期以来所犯的错误。他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但没有取得任何回报；他关于利用在伊拉克的基地来监视伊朗的即兴言论，扰乱了美国与巴格达的关系；像奥巴马一样，特朗普派遣更多军队到阿富汗，在他离任时这些人仍有可能还在那作战。

然后是俄罗斯。早在2016年，特朗普就认识到，解决美国目前与俄罗斯的分歧对各方都有利。然而，特朗普并没有就其不当行为做出解释，也没有为解决问题展开对话，反而加深了人们对他与莫斯科关系的怀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大概是最后一个想要与俄罗斯解决问题的人，因为这方面的任何努力都有可能让他被批任由普京摆布。

最后，如果现实主义的实质是“真实地”应对世界，那么特朗普更像一个“谎话家”。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会承认气候变化，并试图制定有效的政策来应对。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希望能收回美国在海外所做的一些适得其反的承诺，把责任推给欧洲和中东的当地盟友，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并在国内开展急需的国家建设。然而，可悲的是，

他现在谈论的唯一建筑是一堵毫无意义的边境墙。上任两年多以来，特朗普最显著的外交“成就”是，让美国的全球形象稳步、大幅下滑。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美国政治/其他

最新就业报告显示美就业增长大幅放缓

美国 Vox 网站 3 月 8 日载文称，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就业增长大幅放缓，这对特朗普而言可能不是好消息，但对美国工人而言是好消息。

就业报告显示，过去一个月，就业岗位增加 2 万个，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约 19 万个，与 2018 年每月平均增加 22.3 万个就业岗位的水平相差甚远。事实上，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就业增长最慢的月份之一。

文章称，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数据变化表明，美国经济正达到充分就业。劳动力市场紧缩的另一个迹象是：2 月份的失业率从 4% 下降到 3.8%，这是过去 50 年来最低的失业率之一。如此低的失业率意味着，几乎每一个想工作并有能力工作的美国人都找到了工作。而那些失业或离职的人找到新工作的难度不大。

数据还显示，随着劳动力市场继续萎缩，雇主难以填补空缺职位，企业被迫提高工资以留住和吸引工人。2 月份工资持续增长，比近几个月增长更快。私营部门工人（不包括农场工人）2 月份时薪平均上涨 11 美分，达到 27.66 美元。

数据表明白人民族主义带来的威胁上升

美国 Vox 网站 3 月 16 日载文称，特朗普认为白人民族主义

不是威胁，但数据表明并非如此。文章摘要如下：

一名受到白人民族主义思想启发的持枪男子近期在新西兰的两座清真寺杀害了 49 人。在被问及是否认为白人民族主义是全球日益上升的威胁时，特朗普回应称“我不这么认为”。但从公民自由组织的报告和美国司法机构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正在抬头。

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宣传力度增加了 182%，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或他们参加的其他公开活动至少有 91 次，高于前一年的 76 次。其他很多证据也表明，白人民族主义和相关右翼极端主义在美国死灰复燃。而且这不是美国一国的问题。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016 年至 2017 年间，欧洲的极右翼袭击激增 43%。

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格林布拉特（Jonathan Greenblatt）在一份声明中说：“现代白人至上主义是一种无国界的全球性威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输出和传播。导致匹兹堡和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仇恨情绪正在世界各地找到新的追随者。”

美参院有关国家紧急状态声明的决议显示了特朗普的力量

《国会山报》网站载文称，继众议院之后，美国参议院于 3 月 14 日通过决议，反对特朗普要求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国家紧急状态声明。尽管这被视为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背叛”，但特朗普还是获得了一些慰藉。

首先，特朗普将在与国会就紧急状态声明展开的斗争中取胜。若特朗普行使否决权，国会的反对者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来推翻

总统的否决权。众议院至少缺 45 票、参议院缺 8 票才能形成多数来反对特朗普。

其次，特朗普展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和人气。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全美的支持率为 39%，但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为 90%。NPR 的民调显示，尽管大多数公众仍不欢迎特朗普的声明，但 85% 的共和党人对此表示支持。这使得共和党人面临难题：反对在党内受欢迎的总统和共和党同僚，还是违背公众的意志？显然，特朗普取得了胜利。

最后，国会向特朗普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即使民主党人谈论弹劾的事，也不用担心。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大受欢迎而难以被免职，参议院共和党人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与特朗普息息相关。难以想象，如果参议院共和党人投票弹劾特朗普，在未来的选举中他们会遭遇什么。

美创纪录的预算案难以在国会通过

当地时间 3 月 1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提交了 2020 年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案。这份预算案总额高达 4.75 万亿美元，刷新了美国预算案的新纪录。不过，美国舆论认为，这份预算案只能说是反映了特朗普的“美好”愿景，难以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在预算草案中，军事开支是增加最多的领域之一。特朗普要求在 2020 财年将军事开支增加到 7500 亿美元。其中，国防部的预算将增加 4.9%，达到 7180 亿美元。特朗普再次提出为修建美墨边境墙划拨 86 亿美元资金。除了军事和安全支出，预算增加的项目还包括用于对抗阿片类药物危机的资金、退伍军人医疗保健支出（增加 10%）、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加 2000 亿美元）、降低处方药成本的支出等等。

总体上，相较于预算增长，预算削减的幅度更大，主要涉及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总额达 2.7 万亿美元。预算案提出将非国防项目的支出在 2019 财年上限水平的基础上削减 5%，包括把医疗补助等安全保障项目的开支削减 1.9 万亿美元。其他将削减预算的机构包括环境保护局、国务院、运输部和内政部，这将影响对外援助、联邦雇员退休计划和清洁能源等事务。

Vox 新闻网报道称，此次草案的提出正值白宫与国会围绕预算谈判“剑拔弩张”之际，在国会难以通过，预算案只是反映了特朗普个人对美国的长期愿景以及他连任竞选的优先事项。

报道称，2020 年大选周期即将到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陆续公布了对富人增税以增强美国社会安全网络的提案，而特朗普显然提出了相反的计划。特朗普的预算案有明显的权衡：白宫想要破坏国家的社会保障网络，为国防项目提供更多资金，并通过减税惠及企业和美国最富有的人群。

大权在握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尼塔·罗伊（Nita Lowey）暗示，特朗普的草案将被无视。罗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竟然提出比过去两次更离谱的预算要求。特朗普预算案的优先事项是错误的，因此不可能获得必要的两党支持进而成为法律。”

美国人的政治偏见存在地域差异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载文称，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由于党派归属问题对彼此之间产生了更大的偏见，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人的政治偏见（political prejudice）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文章摘要如下：

大多数美国人在招聘、择偶以及评价他人时，会或明或暗地

排斥其他党派的人。为了了解这种刻板印象在地域上有何差异，《大西洋月刊》请民调分析公司 PredictWise 对美国各县的党派偏见程度进行了调查。

总的来说，政治上“最不宽容”的美国人往往肤色更白、受教育程度更高、年龄更大、离城市更近以及党派倾向更加明显。相比之下，许多非白种美国人经常遇到政治分歧，从政治角度看，他们的社交网络更加多元，因此他们对另一方的看法也更加复杂。

总体上，美国政治偏见最为严重的州是马萨诸塞州，该州所有县都存在严重的政治偏见，紧随其后的是佛罗里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如果不考虑体量最小的县，那么全美范围内政治上“最不宽容”的县似乎是马萨诸塞州的萨福克（Suffolk）县。

相反，纽约州的政治偏见程度最低。除了伊利县（Erie）、奥尔巴尼县（Albany）、汤普金斯县（Tompkins）、威斯特彻斯特县（Westchester）的政治偏见稍高以外，纽约州其他县的政治偏见程度都是最低的。此外，内华达、北卡罗来纳、堪萨斯等州的大多数县的偏见程度也较低。在这些地方，邻里之间观点不同的可能性更大，夫妻之间来自不同党派的可能性更大。

在美国一些地区，被视为民主党人会让人很难受，而在其他地方，暴露共和党人身份会导致你被孤立。为了了解这些差异，PredictWise 做了另外两项排名，揭示了哪些州的民主党人最轻视共和党人，哪些州的共和党人最轻视民主党人。

总体上，政治偏见最严重的地方也是两党互相排斥最严重的地方。在马萨诸塞州和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与共和党互相排斥最为严重；而在纽约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两党间的排斥最轻。

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等州的民主党人普遍对共和党人有较大偏见，而新墨西哥州大多数县的民主党人对共和党偏见较小；新泽西、威斯康辛、亚利桑那等州的共和党人普遍对民主

党人有较大偏见，肯塔基、密西西比等州的大多数县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偏见则较小。

共和党人讨厌民主党人的程度似乎高于民主党人讨厌共和党人的程度。不过，《大西洋月刊》和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去年12月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民主党人的敌意更大。45%的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他们的孩子和共和党人结婚，他们会不开心（相比之下，35%的共和党人这么说）。因此，很难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两党彼此间的敌意越来越大。

冲突和抗议对民主至关重要。但当人们开始互相丑化时，悲剧就会发生——本来能够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邻居之间疏远并产生怨恨，有时甚至诉诸暴力，最终每个人都变得更糟。不过，党派偏见是可以改变的。通过培养有意义的、跨越鸿沟的人际关系，通过实施激励措施，人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明智、更充实。人们还可以学会说彼此的语言，这意味着有一天甚至可以改变彼此的想法。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